

剪子石头布

金帆等著

好多次都是男孩让着女孩

男人说，现在才知道，剪子、石头和布这三样互不相容的东西，经过时光的磨合，也是可以融合到一起的，谁也离不开谁哟。说着，他看到老伴的眼角闪动着泪花……

不同凡响
巧克力的秘密
看风景的人
弱小的·心灵
马路上的布娃娃
拯救我的IQ
珍贵de东西
闪者无常



时尚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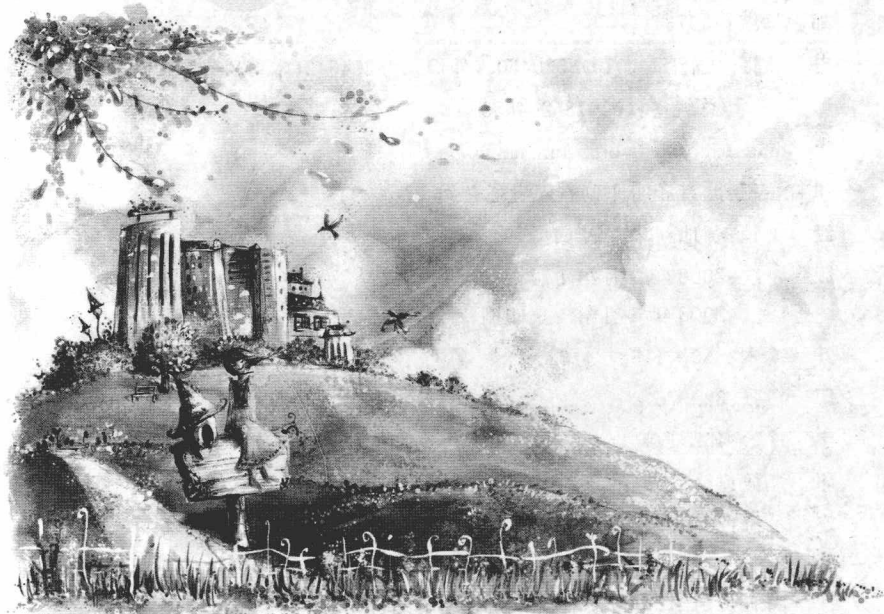
读系列读物

第一辑

SHISHANGKUDOXILIEDUWU

剪子石头布

金帆等著



同心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时尚酷读系列读物:小小说集/老牵编. —北京:同心出版社,2007

ISBN 978-7-80716-624-5

I. 时… II. 老… III. 小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90585 号

出版发行:同心出版社

出 版 人:刘霆昭

地 址: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 20 号

邮 编:100734

电 话:发行部:(010)85204603(外埠)、85204612(本市)

总编室:(010)85204653

E-mail:txcbszbs@bjb.com.cn

印 刷:北京泽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2008 年 3 月第 1 版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32.875

字 数:452 千字

印 数:1—3000 册

定 价:76.00 元(全四册)

同心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目 录

时
尚
读
物



写作：一种生活方式	史铁生(1)
“都市小说”点滴谈	柳 村(6)
话说“乡土文学”	晓 村(7)
寻找卡拉	金 帆(12)
不同凡响	黄靖蓉(16)
巧克力的秘密	冬 语(21)
麦 香	郭凯冰(25)
护林员老杨	侯发山(30)
彩 虹	梁晓泉(33)
矿 难	徐全庆(37)
豆 角	徐先进(40)
老鲁买牛记	蓝色的小木屋(44)
智障女孩的生日	严国仁(48)
小乞丐	画 丙(53)
风 箏	宋云霄(57)
妈 妈	断桥积雪(60)
马路上的布娃娃	大爱无痕(63)
我本愉悦	飞了飞吧(67)
风 景	郑俊甫(71)
唐天天	郭凯冰(74)
二姑送我一袋面	一支笔(79)





剪子·石头·布

Jian Zi · Shi Tou · Bu

厨师评委	绿路行者(83)
遍地马甲	邓耀华(87)
抢凳子	西夏楼兰(92)
正 碰	369(95)
拯救我的 IQ	龚宝珠(100)
闪者无常	断碣残碑(104)
向光明找工作	草 群(110)
买礼品的小女孩	李绪廷(115)
阳 台	罗文海(117)
斑马线	司马北风(120)
球迷爷爷	赵守玉(125)
四个女人一台戏	西夏楼兰(129)
千纸鹤	逍遥蝴蝶(133)
新太阳	白马王子(137)
听墙根	蓝色的小木屋(141)
看风景的人	苦 鸿(146)
糖公鸡送礼记	红尘书局(151)
随份子	行者向东(155)
下饭馆	江双世(158)
手 艺	安昌河(162)
称 呼	郭福全(167)
一元钱的尊严	龙岩阿泰(170)
珍贵的东西	木 木(173)
最后的防线	人间清影(177)
婆媳之间	任 冉(181)
剪子·石头·布	王庆军(184)





办公室主任	曾祥伍(189)
面 试	风雨同舟(193)
邳立和一个孩子的故事	舞 君(196)
擦 鞋	梦 儿(201)
读书郎	辛 禾(205)
鲛 鱼	木 木(209)
两个太阳	石庆滨(213)
与“谗”共舞	风雨同舟(217)
弱小的灵魂	蓝色的小木屋(223)
圆 谎	西夏楼兰(227)
丫头片子	画 丙(229)
领 导	徐先进(235)
拐 杖	雪峰山(239)
爱诗的人	林华玉(243)

附录:

小说艺术谈	刘孝存(245)
-------------	----------



写作：一种生活方式

——为忆石小小说赛所写

●史铁生

我注意到这样的现象：说到数学，业外人士多取退避三舍、敬而远之的态度。说到文学呢，则不管是何职业，人人都敢于有一套相当自信的见解。而说到哲学，心情就多样，甚至于两面派——言其名，也都是恭敬有加；论其实，则明里暗里不免都存一份疑虑，或是不屑：“哲学家们说的可都是人话吗？”

这现象应该不难理解。数学是既艰深又严谨的学问，未入其门者，当以仰望为明智。文学呢，压根儿就有民间性质，“生命之树常青”，谁没有生活和对生活的感受？谁的生活和对生活的感受，又算得标杆或样板？而哲学，要以灰色的理论，去追赶生命之树的常青，则注定有费力不讨好之虞；作这一门学问的人，先要明确自己是在向谁挑战才好。

幸好有位大哲学家说了：“哲学不意味着一套命题、一种教义、甚或一个体系，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为特殊的激情所激发的生活。”

谢谢他的指点。换作文学，我想这逻辑也一样合





剪子石头布

Jian Zi · Shi Tou · Bu

适。哲学不意味着命题、教义和体系，文学也主要不在题材、主义和流派。文学，或不拘体裁的任何写作，说到底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当然不是指消费规模，以及舒适与优越的程度，也不是指谋生渠道——虽然它有时也可以是谋生渠道，而是指：激发你生活的那种“特殊的激情”。什么呢？老生常谈——还是要问生命的价值，要问生活的意义，要为人生寻找善美的方向。因而，还是要像吴尔夫所说的那样：“让我们守住自己这热气腾腾、变幻莫测的心灵漩涡，这令人着迷的混沌状态，这乱作一团的感情纷扰，这永无休止的奇迹——因为灵魂每时每刻都在产生着奇迹。”

因而，文学的民间性是天生来的，是一种天赋，譬如天赋人权。譬如黑夜来临，万籁俱寂，那游走于星光与灯火之间的千万种自由的梦愿，可要什么标杆和样板来为难它吗？写作也是天赋人权之一。我们以写作来追逐自由的梦想，来探问生命的疑难，谁管得了？一切评奖，也不过是追逐梦想和探问疑难的一项辅助。一俟开奖，就不单评出了作品的高低，也评出了评判者的优劣；设若行私舞弊，只能是自取其辱。

说到“奖”，倒是有着“派”的一席之地。任何评奖，都不过是某一派观点的集中表达，故只可求其程序的公正，不可能在终点上人人叫好。所以，写作者万不可太看重它；跟着奖走的梦，多半是噩梦。但评判者却不可掉以轻心，程序也是人为，程序之后会露出良心。



曾有人跟我说：“写作是我的生命。”这令人感动。可他接着又说：“可我怕是来不及了。”这话乍听没啥毛病，细想，就不免要问：既是生命，咋会来不及呢？一种生活方式，会来不及吗？大概是学来的一句话。

文学，这种生活方式，或特殊的激情，向人要求两种基本品质——诚实和善思；天赋、技巧、学问等等当然也都必要，但最要紧的是这两项。

诚实，并不意味着你不能有隐私，诚实的要点是不糊弄自己——既不因为某一问题于自己不利，就一闭眼说它没有，又不因为某一问题已有公论，就一闭眼，驱散自己的怀疑。很可能，这一闭眼，就放过了一条非凡的思路，就错过了一次心魂升华的机会。在别人宣告结束的地方开始，永不失为一条深怀爱意的忠告。

善思，或许是一种才能，但它必以诚实为依仗。一个问题，是否已然问尽，是要靠这两种品质的合作来甄别的。但诚实，或可以做到极致；而思，却几乎是望不见底的。因而，善思很可能是写作者的主要功课。我不相信无思的写作。我信任着对可能性的想像力，对现实性的荒诞感，我相信向着心魂深处的加倍察看，与审问。可是，为什么一说到思想就有人反感呢？我不太明白。如果是因为，思想曾意味着一个统一的牢笼，那么冲破这牢笼的难道不是思想，而仅仅是情绪？

最近，我又受到了一次“思”的恩惠。从爱说起吧。爱，这个伟大的字眼儿，相信没人会反感。可到底什么是爱呢？怎样的心情、态度或精神，才称得起





剪子石头布

Jian Zi · Shi Tou · Bu

“爱”呢？我曾屡屡写到爱，说到爱，却总隐隐地有一丝不安，觉得种种对她的解释总还是不够恰切，不够充盈，或是不能接近她的诚实与博大，总好像有一部分——很大或很关键的一部分——空虚着，不大经得住追问。比如母爱、父爱，难道不包含着一点自私？比如情爱，难道不有一点狭隘？再比如博爱——对所有的人都持善好的心意，可这一个“善好”如何定义？谁握有对它的最终解释权？好心而做了坏事的，暂且不说，进一步问：一个人有多大本事？看着他人的受苦，你都能管得了吗？既如此，我们写着爱，说着爱，算不算是一种虚伪？或者，只要倡导着爱，我们即可心安理得？那一块空虚便不断地向着虚伪扩大。这时候我听到一种回答，一种必经千思百虑而不可能有的回答——尼采说：要爱命运。

我顿觉那块空虚被填充，被盈满！

爱命运，即是说不管命运的好坏，都要以爱的心情来对待。爱不等于喜欢。一个人，一个族群，一种造物，一种环境，一份命运，你都可以不喜欢，但不能抱以恨怨。

爱命运，即是爱上帝，爱这个世界。上帝——你叫它“大爆炸”也行——创造的这个世界，有着无限的可能性，种种命运并不都令人满意；要是一种坏命运轮上了你，难道你就要抱怨上帝，就要厌恨这个世界？

爱命运，同时也是爱人类，爱他人。如果一种坏命运没轮到你，而是轮在了别人头上，难道你就可以轻



松些，甚至快慰些？

爱命运，将使我们不再陷入虚伪。我们坦诚地看待命运的艰难，乃至无常；承认人力的有限，以至永恒的有限；确认这世上有我们所不喜欢的事物，甚至是敌对事物；但这之后不意味着逃离，比如说去另维时空——一种假想的“天堂”，而是坚定下爱的心愿——于此时、此地、此一颗星球上。这才见出爱的充盈与坚实。这便是尼采说的酒神态度吧，或悲剧精神。

这个世界，是与对这个世界的观察——对其奥秘的好奇、对其意义的询问、对观察者自身价值的看重——一同被创造的。因此我们生来就是它的一部分。我们生来就被命运所限定。可我们生来又被一种召唤所激励：要在这有限的命运中，走出一条无限善美的路。于是这星球上诞生了一种行为：写作。于是以诚实、善思为本分，它渐渐成长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终于我们懂得了爱命运；爱命运既是写作的源头，也是写作的投奔。





“都市小说”点滴谈

●柳村

所谓“都市小说”，是相对于“农村小说”而言的；顾名思义，它是以都市为环境背景，以都市生活为题材，描述都市人的形象及其故事的小说。

“都市小说”，也称“市井小说”、“市民文学”，它是手工业和商业城市兴起以后适应城市居民需要而产生的一种文学，大多描写市民社会的家庭生活与爱情生活中的悲欢离合，反映市民阶层的要求和愿望。

欧洲的“市民文学”，出现在11世纪左右的意大利。我国的市民文学的源头，应该始于唐宋传奇，突现于宋人话本。明代冯梦龙所辑的话本集《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世称“三言”），为我国古代“市井小说”的代表作。

现当代的文学，不乏描写城市市民及其生活的小说作品，如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等；但文学界或读者大多已经不再以“市民”或“市井”来概括、来称呼。我们在《小说选刊》的增刊忆石中文网“小小说专辑”中列出“都市小说”的栏目，除了所选小小说的题材为城市生活外，还有另别于“农村小说”或“农民工小说”的意思。



话说“乡土文学”

●晓 村

“乡土文学”，指的是以农村或小市镇的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创作，其作品多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地方风貌。早期的“乡土文学”，以鲁迅先生的《孔乙己》、《风波》、《故乡》、《阿Q正传》等为代表性作品。在鲁迅的影响下，20世纪20年代中期出现了“乡土文学”作家群，代表作家有鲁彦、许钦文、徐玉诺、蹇先艾、彭家煌、台静农、主任叔、许杰等。这些作家的作品，描述了我国当时乡镇生活的方方面面，展示了当地的风土风俗和人情世态。代表性作品有《愤怒的乡村》、《柚子》、《故乡》等。20世纪30年代，又出现了一批“乡土文学”作家，如沈从文、废名、萧红、萧军、端木蕻良等；代表性的作品有《边城》、《八月的乡村》、《生死场》、《呼兰河传》、《科尔沁旗草原》等。

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和60年代，“乡土文学”发展为以浓厚的地域色彩为特征的小说流派，其中有“陕西派”，其代表作家为：柳青、杜鹏程、王纹石等；有“山西派”，也叫“山药蛋派”，其代表作家为：赵树理、马烽、西戎等；有“荷花淀派”，



剪子石头布

Jian Zi · Shi Tou · Bu

以孙犁为代表作家。“荷花淀”派还有一个支派，被称为“运河滩派”，以少年神童刘绍棠为代表。此外，以《不能走那条路》和《李双双小传》成名的李准，自成一派。“陕西派”的代表性作品有《创业史》、《风雪之夜》等；“山药蛋派”的代表作有《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三里湾》及《我的第一个上级》等；“荷花淀派”的代表作有《荷花淀》、《芦花荡》、《风云初记》、《铁木前传》等。

在近些年的小说创作中，以反映农民进城打工（被称为“农民工”）的生活、遭遇、生存状态和命运为题材的作品方兴未艾。

农民进城打工，并不是近些年的事情。清末民初，我国最早的产业工人就开始诞生，他们的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来自乡村的破产农民；但是他们自始至终都被称为“工人”，而没有“农民工”的称呼。“农民工”的称呼，是近些年才有的。其原因，一是这些进城的打工者多是临时性的，特别是做建筑工的，工作地点都是随着工地而转移；他们的工作，也是随着工程的开始、结束而开始、结束；其二，他们大多都有着双重身份——在城市，是临时性的打工者；在农村，有属于自己名下的土地和房屋，包括亲属。农忙的时候，他们会回到农村，去耕种自己的责任田或自留地；农闲的时候，就进城当临时工。他们既是工人，又是农民。所以，“农民工”成了对他们



身份和工作性质的一个比较恰当的称呼；其三，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农民已经不再被束缚在本乡本土，而是可以自由地出入于乡村、城市，自由地选择自己的谋生手段。大批农民进城，形成了“民工潮”，也由此而产生了相应的社会问题。大潮之下，必定会对整个社会产生影响，也必定会引起整个社会的关注。由此，关注社会生活的作家也不能不关注农民工的生活形态和生存状态，“农民工”小说也就应运而生了。这类小说，也应属于新的“乡土文学”。

目前的“农民工小说”，多数还只是对于农民工坎坷命运的描述和不幸遭遇的倾诉。它可以赚取一些读者的眼泪和同情，但却未能深入人物的精神世界深处，也未能写出悲剧人物的悲剧性格和意识、行为、习惯的必然性，及造成这种悲剧性格的社会文化元素。此外，农民进城打工，对于个人来说有离乡背井的酸楚，但它也是一种由经济因素而驱动的“欢乐的离别”，它的大背景则是社会变革，是中国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必然发生的现象。打工的辛酸中，更多的还有告别贫穷、封闭、落后和对崭新生活的希望。那么，农民工潮、打工，就不仅仅是悲剧性的了，而是一个悲喜交加，困顿和渴望交织，离别与相聚相牵，现实伴随着梦想的一次规模空前的历史性壮举了。大手笔的作家，势必会从历史与社会的变迁和冲击中找到人的心灵位置，在乡土与都市的矛盾和融合中发现悲壮而美丽的元素。原始的倾诉将被取代，





剪子石头布

Jian Zi · Shi Tou · Bu

同情的冲动也会化作理性的判断和加速这一历史进程的行为。成熟和美好，都会付出代价。描述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的心灵的悸动、心路的轨迹和讲述相关人的凄美的故事，则是需要作家去尽心竭虑的事情。

在这次忆石中文网小小说大奖赛的应征作品中，就有一些属于农民工题材。在千余字的篇幅之内，描述宏大的社会场景和变革是不可能的；但是其中的几篇作品，却不流于平庸，也没有在单纯描述人物的坎坷命运和不幸遭遇上做文章。而是别开生面地另辟蹊径。例如《矿难》，并不描述矿难发生以后的凄凄惨惨，而是把笔力集中于妻子和丈夫相互惦念的行动之中。《彩虹》，写打工者的一家人，在艰难的生活中依旧充满乐观情绪和对于美好生活的希望。《站立》，写一个进城打工的孩子，当了一名不许动的门卫，最后化作了一尊没有生命的雕像。这似乎有点靠近契诃夫的《小公务员之死》的笔法了。再如《把匕首藏在哪里》，描述一个被克扣了工资的打工者萌生了报复的念头，但却犹豫和矛盾的心理。这已经不仅仅是对自身不幸遭遇的倾诉了。《悬赏命案》，记述一个打工者索要工资却又遭到打骂之时愤怒地杀死了无赖而残暴的承包商，从而走上了逃亡之路。在警方发出悬赏公告之后，逃亡者将自己藏匿的地点告诉了自己的儿子，以使儿子得到悬赏来读书养家的故事，实在是颇有惊心动魄的意味。尽管这几篇小说的笔力尚嫌不足，但就构思而言，均在不俗之列。

我们期望更加厚重的“农民工小说”面世，也期待小小说领域里的“打工小说”出现更多的精品佳作。

时
尚
读
系
列
读
物

